

論布哈林與右傾

J. Starling 著

1932.

目錄

一，階級的進展與我們的意見分歧·····	一
二，共產國際路線上的意見分歧·····	一二
三，內部政策路線上的意見分歧·····	二二
（甲）論階級爭鬭·····	二三
（乙）論階級爭鬭的緊張·····	三二
（丙）論農民·····	三八
（丁）論新經濟政策與市場關係·····	四三
（戊）論工業發展的速度與新的聯合形式·····	五一
（己）理論家的布哈林同志·····	六五
（庚）五年計劃抑是二年計劃·····	八三
（辛）論耕地面積問題·····	八七

一、階級的進展與我們的意見分歧

什麼是我們的意見分歧，牠們又與什麼相連貫的呢？

我們的意見分歧，首先便與我們國內和資本主義國家內最近所發生的階級進展問題相連貫。有些同志以爲我們黨內的意見分歧，帶有偶然的性質，這是完全不正確的。我們黨內的意見分歧，是在最近發生並在造成發展中的轉變之階級進展與階級爭鬥緊張的基礎上產生的。布哈林派的主要錯誤，在乎看不到這些進展與這個轉變，而且他們也不願意求其知道。這一點就能解釋他們之以對黨的與共產國際的新任務底不理解，而組成了新反對派的特徵。

同志們，你們有否注意到新反對派的領導者，在中央與中監（ЦК и ЦКП）的聯席會議上所發表的演講中，完全未說到關於我們國內的階級進展的問題，一個字也未提到階級爭鬥的緊張，甚至沒有指出，我們的意見分歧點正與這個階級爭鬥的緊張相連貫的暗示？他們說了一切，說了哲學與理論，但連一個字都

未說到，規定我們黨在現時的方向和實際底階級進展。用什麼來解釋這個奇狀呢？或許是因為他們的健忘所致的吧？當然不是！政治家決不能忘記主要的東西。這種奇狀之所以產生，是因為他們看不到，並不理解現時在我們國內與資本主義國家內所發生的新的革命過程；是因為他們放過了政治家所不應放過的階級的進展。這一點即能解釋新反對派之所以在我們黨的新任務前面迷惑與頹唐。

想一想我們黨內的最近事件。想一想黨在最近國內的新的階級進展發生之際，所提出的口號。例如：自評的口號，加緊與官僚主義爭鬥與清洗蘇維埃機關的口號，組織新的經濟幹部與紅色專門家的口號，加緊集產農場與國家農場運動的口號，向富農進攻的口號，減低本價與根本的改良職工會實際工作以及清黨等等口號。有些同志竟以這些口號而站腳不穩，而頭昏目眩。但同時，這些口號又是現時最必須的最適宜的口號。

自從『夏郝青案子』(ШaxTНЧKoe ре)10)發生後，又使我們提出新的經濟幹部人才問題，從工人階級中培養出紅色的專門家，以代替舊專門家的問題。在『夏郝青案子』中，發現了些什麼呢？發現了資產階級還遠未消盡，他——資產階級——(譯者)在我們的經濟建設中，正在組織並將繼續組織破壞運動，而我們經濟的，職工會的及一部份黨的組織，竟把我們敵人的陰謀工作，輕輕地放了過去。這即是說，應以全部的力量與方法，去鞏固與改善我們的組織，發展並鞏固其階級的機靈性。

因此，自評的口號就銳利化「起來。爲什麼呢？因爲，要是不發展批評，與自評要是不把我們各組織的工作放置在羣衆的監督之下，那末就不能改善我們經濟的，職工會的與黨的組織，就不能推進社會主義建設的事業與消滅資產階級的破壞運動。大家都知道，破壞運動不但曾在煤區內有過，而且還繼續在五金部門，軍事工業，交通，黃金及白金等工業中存在着，由此而產生自評的

口號。

採集糧食的困難與富農之反對蘇維埃的價格政策，使我們不得不敏銳的提出盡量發展集產農場與國家農場，向富農進攻以及採用向富農份子壓制的方法，去組織糧食的採集。在採集糧食的困難中，闡明了些什麼？闡明了富農沒有蟄伏着，而是發展着，並在組織反對蘇維埃政權的政策之陰謀，而一部份我們黨的，蘇維埃的與協作社的組織，不是看不到他們，便是去適應他們（去代替與他們爭鬪）。

因此，自評的口號，審查與改善我們黨的，協作社的及一般的採集組織的口號，就又重新銳利了起來。

工業的改造與在社會主義基礎上的鄉村經濟的改造等新任務，產生了有系統的減低本價，鞏固勞動紀律，發展社會主義比賽等口號。這些任務的完成，就得審查職工會與蘇維埃機關的一切實際工作，就得根本的使這些組織活躍起

來，並清洗這些組織內的官僚主義份子。

由此就加緊了與職工會及蘇維埃機關內的官僚主義作爭鬭的口號。

最後，我們來說清黨口號的問題。最滑稽的，是認為不清洗黨，而可以鞏固我們蘇維埃的，經濟的，職工會的及協作社的組織，而可以把這些組織中的官僚主義的病象消除下去。無可疑義的，官僚主義份子不但在經濟的，協作社的，職工會的及蘇維埃的組織中，而且還在黨的組織中生存着。如果黨是這些組織的指導力量，那末很明顯的，清黨是必需的條件，沒有這個條件，就不能澈底的實施全部工人階級組織的活動和改善。由此就產生清黨的口號。

這些口號是否偶然的呢？不，不是偶然的。這些口號是反對資本主義成份的社會主義進攻底鏈子中的一環。

這些口號，首先便與我們工業的與在社會主義基礎上的鄉村經濟的改造時期相連貫。那末什麼是在社會主義基礎上的國民經級的改造呢？牠（改造——

譯者）是各方面的反對國民經濟中的資本主義成份的社會主義的進攻。這是我們國內工人階級，在社會主義建設方面的最嚴重的進展。但要實施改造，首先就得改善與鞏固社會主義建設的幹部（經濟的，蘇維埃的，職工會的，協作社的以及平黨的），就得把我們的一切組織中的病象剷除出去，就得提高成千百萬的工人階級與農民羣衆的積極性。

其次，這些口號與國民經濟中資本主義成份反對進攻着的社會主義之反抗事實相連貫。我們決不能認為，所謂『夏郝青案子』是偶然的現象。『夏郝青人』（『Шактнхлби』）現在還在我們各部門工業中存在着。他們中間，雖已捕獲了許多，但還遠未捕盡。資產階級的知識階級之破壞行動，是反對發展着的社會主義底最危險的反抗形式之一。破壞的行動是與國際資產階級發生聯繫的，所以更爲危險。資產階級的破壞行動，無疑義地證明了資本主義成份還遠未放下武器，而且他們還在積聚力量以謀重新進行反對蘇維埃政權。至於鄉

村中的資本主義成份，更不能以為富農階級繼續不斷的反對蘇維埃的價格政策之行動（現已第二年），是一種偶然的現象。許多人至今還不能解說，為什麼在一九二七年以前，富農自動的繳了糧食，而一九二七年以後，他們就不自動的繳糧食了呢。但是這種情形，一點也不足奇怪。要是，過去富農還比較薄弱，沒有嚴格的經營自己的經濟的可能性，沒有充足的資本以鞏固自己的經濟，所以他們就只好把所有的（或差不多把全部的）剩餘的糧食，到市場上出賣；那末現在，經過了幾次豐收的年份之後，富農得着了進行自己經濟的可能，並能够積蓄必需的資本——他們得着了在市場上活動的可能，他們得着了收藏糧食以作自己的後備的可能，而祇把肉類，菜蔬，蕎麥等次要的農產品運到市場上去出賣。因此，最可笑的是希望現在還能使富農自動的繳出糧食。這就是引起富農對蘇維埃政權的政策之反抗的根蒂。

什麼是城市的與鄉村的資本主義成份向社會主義進攻作反抗呢？這即是無

產階級的階級敵人之力量的重新改組，而這種重新改組帶有舊制度反對新制度的目的。這樣，就不難瞭解，這種情形不能不引起階級爭鬥的緊張。但爲着要擊退階級敵人的反抗，並肅清一條推進社會主義的康莊大道，就得（除了其他一切之外）把官僚主義從我們的組織中清洗出去，並改善其幹部；就得動員成千百萬的工人羣衆與鄉村的勞動羣衆去反對城市與鄉村中的資本主義成份。

在上述的階級進展的立場上，產生了我們黨的目前的口號。

同樣的，應說到資本主義國家內的階級進展。最好笑的，是以爲資本主義的穩定仍然沒有什麼變動。更可笑的，是確話資本主義穩定正在鞏固着，而成爲堅牢的穩定。實際上，資本主義的穩定日益動搖了起來。爭奪市場與原料的加劇，武裝的增加，英美相互衝突的加深，蘇聯社會主義的發展，資本主義國家內工人階級的左傾，歐洲各國連續不斷的罷工與階級爭鬥，殖民地革命運動的發展（印度亦在其內），世界各國的共產主義的發展，——所有這些事實，無

疑義的是在說資本主義國家內發展着新的革命高潮的成份。

由此須加緊反對資本主義的社會砥柱——社會民主黨（首先反對其「左翼」——的爭鬥。由此，發生了加劇反對共產黨內的右派份子——社會民主黨的代理人——的爭鬥任務。由此，發生了加劇反對右傾的調和派——共產黨內投機主義的藏身地——的爭鬥任務。由此，產生了清洗共產黨內社會民主黨的傳統的口號。由此，產生了職工會中所謂共產主義的新策略。有些同志不理解這些口號的意思和意義。但是馬克思主義者經常地知道，要是不把這些口號實現於生活中，則就不要想準備無產階級去迎接新的階級戰鬥，就不要想戰勝社會民主黨，就不能選拔能領導工人階級去為推翻資本主義而爭鬥的共產主義運動的真正領袖。

同志們，這些就是我們國內和資本主義國家內的階級進展，根據這些進展，產生了我們黨在內部政策路線上及共產國際路線上的現時口號。

我們的黨看到了這些階級的進展，瞭解新任務的意義，並在動員力量以解決這些任務。所以牠（聯共——譯者）就武裝着去迎接事變，所以牠就不害怕在牠前面的困難，因為牠預備着去戰勝困難。

新反對派的不幸，布哈林派的不幸，就在乎看不到這些階級的進展力與不瞭解黨的新任務。因此，牠（新反對派——譯者）就不瞭解這些，牠就處於完全頹唐的境地，牠就準備向困難逃亡，退却，並投降。

你們有否聽說，像葉尼賽（Ehnceh）那樣大河裏狂風之前的漁人？我常常看到他們。有些漁人在已飛捲着的狂風中，動員着自己的全部力量，鼓勵着人們的勇氣，並勇敢地去迎接狂風：『朋友們，帶住吧，緊撐着舵，趁浪前進，才能戰勝狂風！』但也有別一種的漁人，他們看到狂風，就頹唐了精神，就開始痛哭流涕，並搗亂了自己的隊伍：『糟糕啦，狂風來了！朋友們，快躺到船底上，緊閉着眼睛，或許船自會盪到岸邊去』。（大家都笑）。布哈林派的立

場和行動，與第二部份漁人的立場和行動相似，在困難前驚惶地退却，這難道還須證說嗎？

我們說，歐洲在成熟新革命高潮的條件，並要我們規定新的任務：加緊與共產黨內的右傾爭鬥，並把右派驅逐出黨，加緊與替右派掩護的調和派爭鬥，加緊與共產黨內的社會民主黨的傳統爭鬥等等。而布哈林同志却答覆道，這些都是些微小事，我們沒有任何新的任務，實際上，不過是大部份的中央委員會委員想『做一做』他（布哈林）而已。

我們說，我們國內的階級進展要我們規定新的任務：有系統的減低本價與鞏固企業上的勞動紀律，而要是根本不根本的改革職工會的實際工作，就不能實施這些任務。但多姆斯基同志却答覆道，這些都是些微小事，我們沒有任何的新任務實際上，不過是大部份的中央委員會委員想『做一做』他（多姆斯基同志）而已。

我們說，國民經濟的改造要我們規定新任務：加緊與蘇維埃及經濟機關的

官僚主義爭鬥，清洗這個機關中的腐化的和仇視無產階級的份子以及破壞者等等。而賴可夫同志却答覆道，這些都是些微小事，我們沒有任何的新任務，實際上，不過是大部份中央委員會委員想「做一做」他（賴可夫同志）而已。

同志們，難道這些不好笑嗎？布哈林，賴可夫與多姆斯基等同志除了看到了自己的肚臍以外，再也看不到外界，這難道還不清楚嗎？

布哈林派的不幸，在乎看不到新的階級進展，並不瞭解黨的新任務。因此，牠（布哈林派——譯者）就不懂得那些，牠就祇好跟着事件的尾巴，並在困難之前發抖。

這就是我們意見分歧的根蒂。

二、共產國際路線上的意見分歧

我已經說過，布哈林同志看不到並不瞭解共產國際驅逐共產黨內的右派，消滅調和派及清洗共產黨內的社會民主黨的傳統等等，由新革命高潮的發展着

的條件中產生出來的新任務。這一點，在共產國際問題的意見分歧中，完全證實了。

在這方面的意見分歧，從什麼開端了呢？

意見的分歧是從布哈林同志在第六次世界大會上關於國際形勢的提綱起端。照例提綱須交蘇聯共產黨代表團作預先的審閱，可是這次却未遵守這個條件。由布哈林同志簽字的提綱，一方面提繳聯共代表團，同時又分繳第六次世界大會的各外國代表團。但提綱中有好幾條是不充分的，使聯共代表團對該提綱提出了將近二十個的更正。

這種情形，造成了布哈林同志的地位上的許多不便。但這又是誰的過處呢？為什麼布哈林同志要在聯共代表團審閱以前，把提綱分繳各外國代表團呢？要是這個提綱是不充分的，則聯共代表團能否不提出更正呢？這樣，使聯共代表團提出國際形勢的新提綱（按其實際），而這個提綱使外國代表團起來反對

由布哈林同志簽字的提綱。很清楚的，要是布哈林同志不急於把自己的提綱分繳給外國代表團，則這種不便，就不至於產生。

我想指出聯共代表團對布哈林同志的提綱所提出的四個主要的更正。我之所以想指出這些主要的更正，是爲着更清楚的說明在共產國際問題中意見分歧的性質。

第一個問題——資本主義穩定的性質問題。按布哈林同志在其提綱中的意思，是說現時資本主義穩定並未發生什麼新的和動搖的事實，恰恰相反，資本主義在改造着，並多少還支撐在穩固的基礎上。很明顯的，這樣的對於所謂第三時期（我們現在所處的時期）的估計，聯共代表團自不能同意。聯共代表團之所以不能同意這些，是因爲保留這樣的第三時期的估計，祇不過給我們的批評家們說我們走上了所謂資本主義『日益健強』的觀點（即箕菲亭——ЛИБЕРТИНГ——的觀點）之話柄。因此，聯共代表團提出了更正，在這個更正中

，說到了資本主義穩定是不鞏固的，（且也不能鞏固），牠在（資本主義穩定——譯者）搖擺着，且還將隨着事件的進程而繼續搖擺，這是因為世界資本主義恐慌的緊張。同志們，這個問題對於共產國際的各分部，實有決定一切的意思。資本主義的穩定搖擺着抑是鞏固着——這一點將轉移共產黨在其日常政治工作中的主張。我們是否處於革命運動的低落時期，簡單的集合力量時期，抑是處於新的革命高潮的條件日益發展的時期，工人階級迎接未來的階級戰鬥的預備時期——這一點將轉移共產黨的策略主張。以後在世界大會上通過了的聯共代表團的更正中，提出了第二個前途的明顯主張，提出了新革命高潮的條件之日益發展的前途。

第二個問題——關於與社會民主黨爭鬥的問題。在布哈林同志的提綱中，說及與社會民主黨爭鬥是共產國際各分部的主要任務之一。這當然是正確的，但還不充分。爲着與社會民主黨爭鬥而得着成績，則必須加劇與所謂社會民主